

悠悠岁月

牛肉汤

文/王群

东街上又开了间“牛肉汤”店。这样，小镇的东、西、北三条街上都有了“牛肉汤”，齐活。

真就是民以食为天，“淮南牛肉汤”是近来横空出世的新美食，连带淮南附近的地地方方都是“牛肉汤”的盛产地，小镇的三间“牛肉汤”看名号就是来自不同的三个地，当然都标上了“正宗”二字。

最早开的是北街那间，约莫有了三年多的经营。北街牛肉汤是家夫妻店，主打牛杂火锅，外经营一人份的牛肉粉丝、牛肉面之类。若来消费牛肉火锅，则根据

人数和食量，可切合适的牛肉、牛肚、牛舌、牛筋，当然还有奇货，这些都是先已卤煮的，切匀后，牛肉汤煮九成熟上台。牛肉汤清冽，上有一层薄油，汤沸后便可食。牛杂吃了过半，有蔬菜、豆腐、年糕……约数十种的烫菜自取，没有限制，不浪费就行。店里的规矩是十元一位，比普通的火锅店实惠，看着也并不腌臢。最是冬日里，五六人，可小聚。就如前年冬天大雪，夜里吃了顿，也喝了些啤酒。牛肉垫饥，吃了肚里扎实，坐东的又诚实，摸着滚圆的肚皮，在静悄悄积雪的大街上，说

一些无用的东西，消化着肚里和心里的积攒。

西街的，是今年年初新开的。炉子里现贴的牛肉烧饼是特色，也有牛杂火锅、牛肉粉丝、牛肉面，甚至还有华而不实的“海鲜饭”。苏北很多地方是把烧饼叫类似“潮牌”的音，我听店家说方言，也是如此，他们是来自临近的皖北。新贴的烧饼里，夹杂了极少的牛肉糜，分布也不均匀。不过，新出炉的饼脆生，不必在意有些炉灰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

有时去了不凑巧，烧饼出炉久了，微波炉烘了也是不济的，

那就可就着腌菜吃。店家供应好几罐腌菜：有咸菜、有咸豇豆、萝卜干豌豆等，随意取食，只是咸口地很，吃多了齁。可撕开一个口子，灌些；也可摊在饼面上，卷着。或者，也可以叫一碗牛肉粉丝，撕碎了，半泡着吃。此外，若是单单要一碗汤是不要钱的，可以讨一碗。

东街离着远，那间“牛肉汤”没有吃过，也就没什么可以写下的。只是街上的兰州拉面馆也有牛肉汤，叫座的是拉面，实则也是因一碗牛肉汤。拉面馆的吃食品种很多，从前夜里加班，会叫一碗牛肉丝粉，漂着的两颗青菜浸了浮油，味道特别。有时的念想不是因为粉丝，而是因为这样的青菜，有些买椟还珠的意思。兰州拉面馆被我们戏称为“兰州国际”，这里的刀工奇好，牛肉总是薄薄一片。不过，他家

的“肉夹馍”最是特色，别处拉面馆不见，虽然来自外乡，或许再过些年，可以是小镇的名吃，这可以另写一篇。

小时候，吃牛肉，大都是卤菜店买回来摆的凉碟，且只有过年过节或请客才有那么一盘。若有剩下的牛肉，加些蔬菜，煮成泡饭是顶好的，汤仍是清汤，红、绿、白三色，卖相也好。只是，用来煮泡饭，母亲会觉得会有些暴殄天物，还是作面的浇头为多。那时，生牛肉家中未见用过，每年腊月，开饭店的胡子阿爷会送两大块自家店里卤的牛肉给我们过年用，若是平常就在街上的卤菜店里称些。再后来，买些生牛肉，做土豆牛肉，这要浓油赤酱；番茄牛腩，又染了酸甜味道。单位食堂里，郭师傅有时会做牛肉汤，味道也是可以的。不过平常人家，总归是很少做牛肉汤之类。

芳草萋萋

屯山幽竹闲敲雨

文/许菊三

曾听友人提起过朱林屯山清幽，得闲朋友小聚时，一份对翠竹的向往在雨色里滋生出新鲜。出城西行，蜿蜒在乡村小道上，车窗外，远处的树木和花草，村庄笼上一层云烟，若隐若现，轻若缥缈，清似葱翠。屯山掩映在一片树木丛林，我们在山脚树林边停下。

屯山不高，我们踩着碎石山路，被雨水打湿的路，有些泥泞，路旁树木里，依稀能看到湿润的山石，掩藏在岁月的尘埃里。我们一路欢笑嬉闹，如同一群鸟儿落入林间。

屯山的竹高耸挺拔，细雨浸润得格外的葱翠，格外清秀。漫步期间，空气清新，满眼翠绿，不由心旷神怡。地面是厚厚的一层落叶，移步间，发出细碎沙沙声，宛如行走在沙滩上。屯山的竹不似毛竹那么粗壮，也不似细竹那么精致，但是有着毛竹般的挺拔，有着细竹般的清秀。

我想起老家屋后的竹林，老屋后的竹子是细竹，茂密。那里存着我儿时一年四季里的很多趣事。春天的雨后竹笋采摘，夏日里炙热的阳光，躲着在竹林间偷偷乘凉，秋天的夜晚追着雀儿嬉闹，最喜欢的就是冬天，一场雪后，我会摇晃着竹子，雪花在阳光里飞舞，落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不由停下脚步，轻轻敲着雨润成墨绿的竹竿，仿佛在寻找我的记忆，忽然，竹竿里飘出一阵轻音，似玉佩在微风里，碰撞出清脆的声音，又似山涧溪流潺潺。一阵欣喜，不由上下敲击，那竹竿里飘出的声音时而厚重浓郁，时而清脆舒缓，似一个个音符在林间跳跃；时而湍急如惊涛拍岸，时而舒缓如漫步在湖边微风拂面。一时令我着迷，微微合眼，细细倾听，宛如仙乐在林间层层飘逸，迭起交错，我的手指在竹竿上不由来回轻弹，我的耳朵在竹林间扑捉，一份舒适在林间蔓延……

忽然天空中飘洒出一层雨滴，似珍珠般坠落，雨滴落在我身上，一阵清凉，我即刻跳起逃离，那竹竿被敲击出的余音，脚踩碎叶发出的沙沙声，以及空中雨珠跌落的清脆声，一时交汇，竟然融成一曲美妙的旋律，融入友人爆发出的笑声，在林间层层散开……

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友人看着我着迷，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身后，猛地用力摇动我旁边的翠竹，那竹叶上的雨珠随即洒落一地。

我被惹得大笑起来，追逐着她们，于是在相互附近处，推摇竹子，然后跳开，宛如回归少年，嬉闹欢笑声在林间回荡……

一轮彤红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涂得灿烂无比，各种红色层层叠加，缝隙间掺杂着灰黑蓝，只是一会儿，红色渐渐暗淡下去，灰黑蓝慢慢成了主打色，夕阳移过一根电线杆后，骤然下滑，一触及到黛青色的远山，就像是回到了家，瞬间不见踪影。唯有广袤的田野，保持着原有的本色。黄灿灿的是待割的麦子，微风吹拂，含羞低垂。杂草丛生的田埂，挂着浅绿的未熟的葡萄。最诱人的，是那片西瓜地，深深浅浅的叶子蔓延开去，把成熟的未熟的西瓜，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掩藏在自己的身下。

“初夏的田野，真美啊！很久没有看到傍晚的田野了。”我朝身边的玉琴感叹道。

玉琴是我的发小，在镇政府工作，每年这个时候，

闲情逸致

巡夜

文/谢丽霞

她都要和同事套着“禁烧秸秆巡查员”的红袖套，在田间巡查到晚上十点才回家。这天她的同事临时有事，就拉着我来陪她。

“好寂静的田野，都看不到在田间抢收的人们。”我发现了奇怪的现象。“我记得小时候，麦收的田里可热闹了，家里所有的人都来到地里帮忙干活。大人有大人的活，孩子有孩子的活。打谷场的灯，亮得如同白昼。”

“玉琴指着不远处轰隆隆的收割机对我说，‘现在只要有它，一切搞定。’

果然没多久，有村人沿着村口的小道，陆陆续

续地到大路上来散步，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泥土芳香，十字路口的一盏路灯亮起来，天色完全暗了下来。

“轰隆隆”的声响由远而近，一台收割机地从我们身边驶过，穿过白炽的路灯，灯光和车灯交汇出虚幻的光芒，有种奇幻的感觉，只是一会儿，大洋马缓缓地驶进夜色里。

“收割机忙碌了一天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”我说。

“哪里有的回家，看，在那块地里收割呢。”玉琴指着东边，远处果然有灯闪烁，像是地上的星星。

“记得我们小时候，这

个季节的夜晚都是在田野里度过的。”玉琴启动汽车，下班时间到了。

“是啊。”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说。“那时候，你可是啥都不懂，地里的活，你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问东问西，没想到现在你是农民通了，我倒渐渐对土地陌生了。”

“干一行，通一行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就这个工作啊。”

“今天一晚上白忙乎，根本没人焚烧秸秆。不来，也不要紧么。”我悻悻然。

“刚开始禁烧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和农民打架的，这几年，政策好，补贴多，农民素质也提高了。但是不来不好，这也是工作啊。”玉琴一边开着车，一边对我说。

汽车渐渐进入城区，融入了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泥土气息，只有各种光热热闹的世界。

岁月流歌

梅雨

文/黄晓春

谁躲在时令的背后
窥探江南的六月
酝酿一场雨水的盛宴

梅子黄了，栀子花开
蛙声伴着雨声来
兴奋的鱼群也追波逐流

禾苗初长的田地
雨水中谁的行走耀眼
芦帽上那朵洁白

回不去的从前，烘不干的记忆
都因一场缠绵的雨



清洁母亲湖

刘国强 摄

为了民族复兴·革命英雄谱

华小保烈士

(1912—1943)

华小保，又名华铁城，华志孝烈士之叔，西城街道涑溧村（原涑溧乡华家村）人。1938年初参加其二哥组织的地方抗日武装，任班长。不久，其部改建成抗日游击队。

1939年初收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七连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1年3月，岸头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，任副区长兼区大队长。1943年12月31日，驻岸头刁庄村的区大队突

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包围，他亲率一个班战士阻击敌人。在区大队撤离后，他和班长华志孝断后，掩护班里其他战士边打边撤。激战中，他小腹连中两弹，因流血过多，抢救无效，3天后壮烈牺牲。（资料由区烈士陵园提供）